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集觧卷十八上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鄒世俊

毛詩集解卷十七

宋 段昌武 撰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大音泰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董曰文王大統未集武王繼伐方改定制度至成王然後治定功成傳由太平治之至也然則非成王其

得謂大平君子哉　陳曰大平之時得賢則未必有益於治矣失賢亦未必趨於亂是以賢者漸致疏棄不賢者漸致狎昵間有勉强與賢者共享其樂亦不能久今也至誠樂與賢者共之非天資敦厚學與性成不能如是也　張曰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禄而以燕樂終焉此之謂與賢者段曰與則相與之義也主於心矣所以是詩皆不及爵禄之事而但言燕飲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張教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朱曰興也孔曰毛傳於三章曰興也傳文略舉中以明上下足知魚麗皆興也毛曰江漢之間魚所產也曹曰江漢為南國之紀故嘉魚多出於南方孔曰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間陸曰嘉魚鯉質鱒鱗肌肉甚美食乳泉出於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穴口向丙故曰丙也左太沖蜀賦曰嘉魚出於丙穴是也釋文曰烝王肅云眾也朱曰烝然發語之辭也毛曰罩篧助角反也孔曰釋器云篧謂之罩李巡曰篧編細竹以為罩捕魚也范曰罩罩取之不已也丘曰君子成王也嘉賓新進之賢也鄭曰式用也燕飲也東萊曰嘉魚羣然入於網罩之又罩取之不竭興得賢之多也賢才

多寡繫於君上之好惡樂與賢則衆多不樂與賢則亦從而衰少矣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道其樂與賢之心也 釋文曰得賢置酒歡情怡暢故樂 王曰君子有酒而嘉賓式燕以樂此所謂樂與賢者共之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苦旦反

毛曰汕樔側交反也 鄭曰樔者今之樔罟也 孔曰釋器曰樔謂之汕 李巡曰汕以薄

取魚也衎樂也　陸曰君子求賢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　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罶者舉之為之難易得魚一也李曰以見求賢無方也

南有樛居求反木甘瓠音護纍力追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毛曰木下曲曰樛纍蔓也陳曰瓠蔓生　董曰瓠以得所附而纍也　鄭曰綏安也　東萊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以興君瓠之甘以興賢者南有樛木甘瓠纍

之言相與固結而不可解也　朱曰此興之取義者似比而實興也

翩翩者鵻(音隹)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爾雅曰鵻鳺鴀也(郭璞云今鵓鳩也　朱曰鵻俗字也當作隹凡鳥之短尾皆隹屬)

李曰賢者羣然如鵻之來集也　曹曰以其類自至不待更如嘉魚之初勤勞以求之也初曰烝然罩罩烝然汕汕末曰烝然來思惟其始求之衆故其終能致來者之衆也(黄曰高宗思賢佐而傅說夢文王善養老而太公歸火不與燥期而就水

不與濕期而流人君苟有好賢之心則賢者將自至故曰烝然來思　段曰賢者之進退所以察人君好惡之深淺者精矣

孔曰思皆為辭嘉賓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　朱曰來思之思語辭也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凡思字為語助者上字協韻為思慮之思者本字協韻此章則來思思字與末句思字協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音洛只音止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

子萬壽無期

毛曰興也臺夫須也陸疏曰夫須莎草可以蓑笠都人士云臺笠萊草也陸疏曰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為茹謂之萊烝丘曰只辭也孔曰無期無期竟也歐陽曰高山多草木如周大國多賢才鄭曰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才以自尊顯曹曰未冠謂之童言其未成人也山無草木亦謂之童言其不成山也故山有草木乃秀茂而可觀國之得賢猶是也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李曰詩人之意只言山之有草木以喻國之有賢者若必一一為説則拘矣陳曰或疑孰為南孰為北蓋一句不成文詩人命辭如此爾邦

家之基不必於臺萊上起興若以臺萊興基則萬壽無期不可得而興矣　范曰君用賢則天下頌之其用不賢則天下詛之賢人必為國行善政不賢人必為國行惡政故用賢則榮不用賢則辱用賢則有福不用賢則有禍用賢則壽不用賢則夭此天下之通道也　陳曰壽夭天也得賢何益於壽曰君子有四時朝夕晝夜節宣其氣勿羸其體茍不近賢則非鬼非食惑以喪志雖欲壽得乎　東萊曰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為邦家之基矣誠可以萬壽無期矣五章反覆

詠歎之樂之至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居良反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陸疏曰杞其樹如樗一名枸檵　鄭曰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

南山有栲音考北山有杻女久反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

君子德音是茂

毛曰栲山樗杻檍也　鄭曰遐遠也朱曰遐何通　毛曰眉壽秀眉也　鄭曰茂盛也　程曰遐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乎

南山有枸俱甫反北山有楰音庾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五蓋反爾後

毛曰枸枳枸　孔曰宋玉賦云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　陸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　曹曰或云枸醬也

然木蜜生蜀與江南枸醬出於西域皆非周南山之所有當是枸骨耳 楰鼠梓孔曰郭璞云楸屬也陸疏曰其枝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 黃黃髮也孔曰老人髮白復黃也 耇老也孔曰孫炎云耇者面凍梨色如浮垢也 艾養保安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鄭曰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 蘇曰三詩

皆亡鄉飲酒燕禮亦用焉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射禮諸侯以貍首為節新宮貍首皆正詩而詞義不見

蓼音六蕭澤及四海也

李曰鄭氏泥於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遂以此詩為四夷之長此詩統言及天下之諸侯不必分別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息叙反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

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曰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孔曰郭璞曰即蒿也生民曰取蕭祭脂蕭香物也

湑湑然蕭上露貌　鄭曰既見君子者言朝見於天子也　毛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曰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也劉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

蘇曰諸侯來朝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故其既見天子也其心莫不傾盡天子又申之以燕禮於其燕也極其笑語而無間

張曰有譽處兮謂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伸讒

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劉曰有譽而無間言自處而不失位　鄭箋云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　李曰此詩末句皆稱譽天子之辭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如羊反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毛曰瀼瀼露蕃貌龍寵也李曰昭子曰龍光之不宣是指此章也長發曰何天之龍亦以龍為寵　爽差也　鄭曰為龍為光言天子之恩澤光耀被及已也　東萊曰四海諸侯遠近大小親疎

亦不齊矣而王者德施之普各稱其分莫不滿足所謂其德不爽也苟有心於其間豈能無偏黨差忒哉

丘曰見天子之德無有差爽故皆願其壽考而永不忘於心也　曹曰彼且感恩慕義無有二心雖至老壽沒齒不忘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乃禮反既見君子孔燕豈開在反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毛曰泥泥霑濡也　鄭曰孔甚也　董曰燕燕諸侯也

毛曰豈樂弟易也　蘇曰兄弟同姓諸侯也　李曰天子既如是宜其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也　東萊曰天子之待諸侯甚燕樂而豈弟也兄弟曰同姓諸侯親者而言之四海諸侯莫不在其中矣諸侯既被天子之燕樂於是祝頌之曰庶幾天子宜兄宜弟無不親睦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乎亦為同姓諸侯善頌之辭以見其踈也　朱曰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宜兄宜弟猶曰宜其家

人盖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羣公子秦鍼懼選之類故以宜其兄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此詩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歌之後詩言不醉則不歸蓋於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曹曰豈弟言樂易也天子以樂易待之彼皆安于天子之樂易則亦化而為樂易矣故能於兄弟之國無乖争陵犯之禍也　段曰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君子指諸侯也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奴同反）既見君子鞗（徒彫反）革沖沖（勑弓反）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毛曰濃濃厚貌鞗轡也革轡首也孔曰郭璞云轡靶也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鞗皮為之故曰鞗革也沖沖垂飾貌曹曰沖沖者言其垂之和柔也後漢志注曰干寶周禮注和鸞皆以金為鈴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董曰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軛曰鸞毛曰在鑣曰鸞釋文曰鑣馬銜外鐵也孔曰駟驖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鸞不當在鑣矣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曹曰以其鳴故曰鸞以其應故曰和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鸞雝雝言得其和也王曰沖沖雝雝有禮節故也鄭曰攸所也王曰乘馬路車天子所以

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鞗革和鸞矣東萊曰韓奕之二章曰王錫韓侯鞗革金厄三章曰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即其車也朱曰此但言諸侯車服之飾如庭燎之稱其鸞旂之美也上下相遇以德而成以禮則萬福所同也段曰天子諸侯休戚同也則福豈有尊卑之間哉故曰攸同言燕而並受其福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直減反露天子燕諸侯也

左傳甯武子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

賦湛露　鄭曰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音希　厭厭於廉反　夜飲不醉無歸

毛曰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安也　孔曰安閒也　蘇曰久也　程曰足意之義　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　鄭曰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　孔曰伏生書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諸侯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向

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燭於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外霤遂出

歐陽曰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為比云湛湛之露潤霑於物非至曙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　蘇曰天子燕諸侯而飲之酒如露之凝於物而無不濡足者飲酒至夜非徹醉不出如露之待日而後乾也　曹曰不醉無歸則其醉乃出於天子眷顧勤厚之意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毛曰豐茂也　程曰豐草柔而茂者　夜飲必於宗室　丘曰言在所尊者之室

朱曰宗室蓋路寢之屬　鄭曰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程曰在宗成歡樂禮數也　歐陽言曰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曹曰露之霑濡無不均被而草之豐茂者得之最多猶天子燕飲之澤均被於諸侯而同姓者遇之尤厚　范曰王者天下之宗諸侯之所主也在宗載考

禮成而恩洽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孔曰顯允明信也 朱曰君子指諸侯爲賓者也

鄭曰令善也 歐陽曰令德令儀者言此與燕之臣

皆有令德令儀爾也 程曰忠順之心溫克之容皆令德也 朱曰謂與飲多而不亂德

黄曰上之所以絕下者愈寛而下之所以自絕者愈嚴君有餘恩臣有餘敬

呂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然則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程曰杞棘卑下之物 陳曰國有小大恩澤

均及 曹曰草性柔露多則其葉自低垂有沾醉之象至於杞棘則强直而不屈能勝重露猶言醉而能將之以德

其桐其椅於宜反 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毛曰椅梓屬陸疏曰梓實桐皮曰椅 毛曰離離垂也程曰離離猶纍纍也

歐陽曰其桐其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喻諸侯在燕有威儀爾孔曰言其蘊藉自持威儀不至醉亂 詩人比事多於卒章別引他物 蘇曰桐椅雖實繁而枝不披曹曰桐與椅皆

柔材且又多賓加之以重露而其枝亦能自持猶樂易之君子酒行無筭而終能以禮自克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徒冬反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朱曰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

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愾恨怨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　鄭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得專

征伐　范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為之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不然則強陵弱大并小而莫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　東萊曰所謂專征伐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簒弑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灋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强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李曰周室東遷之後賞罰無章然彤弓之賜惟及晉文

侯文公二人則盛時可知

彤弓弨尺昭反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毛曰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孔曰彤赤故言朱弓為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彤弓漆之色赤玈弓漆之色黑也周尚赤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為重耳周禮無彤弓之名傳言講德習射則彤弓其周禮之唐弓大弓乎夏官司弓矢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注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弓弧弓皆遠射強弓也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弓曰庾弓皆近射弱弓也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弓大弓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也講德謂射禮也

弨

弛貌孔曰說文云弨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

李曰言者語辭也王曰受言藏之者工成而獻王王受而藏之以待賜也朱曰諸侯受而藏之

毛曰貺賜也

鄭曰朝早朝也孔曰燕或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左傳曰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

大飲賓曰饗孔曰饗者烹太牢以飲賓殽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是禮盛也

范曰鐘鼓大樂也饗盛禮也曹曰饗禮大是以有鐘鼓周官樂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而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其盛可知矣 樂書曰天子之燕羣臣也其樂有及於琴瑟笙簧燕朋友故舊其樂有及於鼓舞然則饗樂固與燕同是詩特及鐘鼓者非不用琴瑟笙舞也所主者鐘鼓而已 劉曰行

慶賞必與神人共之故行享禮於廟

蘇曰其賜之也行之以饗禮曹曰晉文敗變師于城濮獻俘于王王享醴命晉侯宥賜以彤弓一彤矢百 劉曰湛露燕以示慈惠彤弓饗以訓恭儉慈惠以布政則貴舒緩故飲至夜而不為過所以致其厚而已恭儉以行禮則貴謹飭故饗在朝而不為速所以致其欽而已

東萊曰彤弓弨兮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受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予人如說命惟衣裳在笥之意也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鐘鼓既設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之未嘗有

遲留顧惜之意也曹曰一朝云者言天子平昔保惜彤弓如此一朝以為好賜其意非淺也後世視府藏為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呂曰必曰中心貺之喜之好之者言是錫也非以為儀也出於吾情而非勉也饗之右之醻之者言功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

賜之多者儀必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不稱者也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王曰其藏弓也載以抗之橐以韜之曹曰其藏之也必載之於高燥之處其載之也必橐之以韜韔之物蓋言其甚寶惜之也毛曰右勸也孔曰謂設饗禮勸其功也曹曰右助也猶燕飲之有侑也王曰尊而右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古刀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市由反之

毛曰櫜韜也釋文曰弓衣也王曰醻之者既獻矣又醻之也主既獻賓既酢則報施足矣於是有醻焉則所以為厚也鄭曰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既飲又酌賓謂之醻李曰醻毛氏以為報也蓋錫之弓矢又饗之所以報其功也左傳以覺報宴是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子丁反者莪五何反樂育材也君子能長張丈反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鄭曰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　朱曰先王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制見於周官孟子與夫禮記漢儒之説者皆不同也蓋其詳不可得而考矣至以為教之以孝弟忠信詩書禮樂養其良知良能之善以俟其成德而賴其用焉則其意未嘗不同也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此所謂長育人材者能如是則天下喜樂之矣　呂曰法

度以成天下之治法度雖具矣而非得人材則不能以自存故由鹿鳴至于彤弓其法度見於政事者如此其慇非得人材衆多有繼而不乏則無以垂裕於後此正小雅所以終之以此篇也　陳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於學校燕飲而歌之歟　黄曰成王樂與賢以持前日之功又樂得賢以為今日之用又樂育才以備後日之用好賢之心無有窮已　又曰惟

成王樂育人才故天下亦樂與成王心之所感有不能自已者文王之辟廱人樂之僖公之泮宮人亦樂之故菁莪一詩皆喜樂之辭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毛曰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陸疏曰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二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朱曰言其得所如此　昌黎曰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　曹曰凡人之材初不限於大小莪微而能

長育之猶獲其用況如楠梓豫章乎

昌黎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者下美之之辭也 歐陽曰謂此君子樂易而且有威儀耳

鄭曰以禮儀見接 曹曰古者天子有五學之游至於受成獻馘燕饗禮射未嘗不在焉親與多士揖遜於其間樂易而有威儀茲蓋以身教者材豈患其不成乎 范曰養天下之賢材莫如致敬以有禮則賢者出而風俗厚矣禮所以養天下之材樂且有儀所以為先也 呂曰長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莫先於禮儀禮儀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毛曰中沚沚中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毛曰中陵陵中也　鄭曰錫賜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孔曰前漢食貨志王莽置貨貝五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二百一十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三十小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一十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文王莽多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焉

錫我百朋得祿多也王曰彼厚之以祿則士之材成矣樂其成吾材而又能用我也豈特為厚祿乎哉　范曰錫我百朋言獲益於王之多也　曹曰中沚則有潤澤加焉中陵雖不加

阿之大其所長育亦多矣位定然後爵之任官然後祿之受祿至於百朋之多則獲人材之用可知矣

汎汎芳劒反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毛曰楊木為舟　孔曰載則也　鄭曰休者休休然

朱曰載沈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既見君子心休休然安定也

韓曰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耳　曹曰楊舟汎汎然浮沈之物無所不載君子恢恢然小大之材無所不容則人材無遺者矣美之至也是以我心則休焉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變小雅

鄭曰詩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正之次也　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皇甫謐曰宣王三十年王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自此而漸也大局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以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行不可以限斷也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孔曰鄭詩譜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剌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若如鄭言毛詩為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王肅皇甫謐

以爲四篇正刺幽王孫毓曰毛公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綠横移其第改爲幽王蘇曰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爲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也毛公作故訓傳而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此詩所以非幽王者曰師尹皇父不得並政褒姒爲豔妻不得偕罷番與鄭桓不得同位此其所挾以爲厲王者也使幽王之世師尹皇父番與鄭桓先後在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誹曰不可且漢之諸儒異師相攻甚於仇讎苟毛公誠改詩第則他師將不肯信而韓詩之次與毛詩合此足以明其非厲王詩也

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禄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直類反矣由儀廢則萬

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戶雅反）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孔曰宣王所以北伐者由厲王小雅盡廢致四夷交侵　張曰小雅盡廢未必皆厲王之罪固亦有漸

朱曰成康既沒文武之政侵尋弛壞至于夷厲而小雅盡廢矣蓋其人亡其政息雖鐘鼓管絃之聲未廢然其實不舉則無所施之所謂廢也宣王中興內修

政事外攘夷狄北伐南征以復文武之竟土故序詩者詳記其所由廢興者如此以發其端而小雅之見於經者於是變矣 曹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内外之政並舉此王室之所以興内外之政俱廢此中國之所以微故孟子曰國家閒暇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文武之興也以百里之地而能有天下幽厲之亂也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復宗周猶唐太宗能以

河北取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無他故馬政之廢興即國之所由廢興也故變雅之初其說如此　黃曰文武所以經營天下之治與成王所以守文武之業者具載於小雅此如中庸之九經終始不可缺一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尺志反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朱曰六月建未之月也段曰鄭言六月盛夏則意主夏正至箋十月之交又以正

為周正七月詩數月皆用夏時然是時皆奉夏正朔周公推本上世之事未足為據按四月大夫刺幽王首章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夏正數月無疑矣若以為周正則四月乃仲春不得言夏六月暑又未徂也蓋三王既改正朔但服色朝會用之商建丑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仍用夏正數月也漢初用秦正元年冬十月太史公去周未遠必有所按以為法班固仍之前兩詩既斷以夏時則此詩六月無疑矣

蘇曰棲棲不安也 李曰與論語栖栖同注栖栖猶皇皇言其不安也 曹曰李夏非興師動衆之時今所以棲棲然不遑安者以玁狁急耳

鄭曰戎車其等有五 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注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陳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隱蔽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

也五者之制及萃數未盡聞也

孔曰飭齊正也 劉曰戎車既飭者謂旬出乘車必簡閱其車甲牛馬士卒干戈以為精強也 王曰既飭者言其登正素治以待之也 王曰騤騤者馬之強而有節也 鄭曰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 孔曰所乘四馬皆強壯乃載是常從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春秋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弁服皆素裳白舄以淺赤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 曹曰軍中上下同服韎韋左傳謂之均服此謂之常服其義一也 朱曰孔甚也 毛曰熾盛也 鄭曰于曰也 董曰爾雅以于為曰則王于者謂王曰也如下章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豈王自征而又佐天子乎 李曰按左傳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求其

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杜元凱以于為曰與此正同　孔曰按出車文王不親行而經寺美南仲此篇亦專美吉甫若將率之從王而行則君統臣功安得言不及王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為長

匡正也記六月者當夏出兵明其急也李曰司馬法云冬夏不興師宣王六月出師以玁狁侵伐不得已也

王曰令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孔曰言王國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

比毗志反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釋文曰比齊同也　毛曰物毛物也孔曰夏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

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然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

蘇曰既比其物而又四驪言馬有餘也

孔曰戎車齊力尚强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驪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其異毛耳騏騮是中騧驪是騤是也

劉曰閑習之久則進退馳驅不失其則言其教閑有素也

鄭曰服戎服也

毛曰師行三十里

漢文帝詔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 前漢律歷志武王代紂師初發以殷十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戊午渡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

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　鄭曰王曰令汝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　王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者既言四牡騤騤矣又追本其比物而閑之之事以美之也維此六月既成我服者既言載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　朱曰是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遂行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　曹曰治兵以出行三十里不窮其力也　劉曰所以出征者以佐天子鎮撫四夷安中國非小事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玉容反 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毛曰修長廣大也顒大貌曹曰修以言其身之長廣以言其腹之充顒以言其首之大說文曰顒大頭也三者相稱所以成其大也 奏為膚大公初也嚴威嚴也翼敬也 蘇曰有嚴有翼言將帥之德也 朱曰共與供同 鄭曰服事也 呂曰上三章皆言自治之備 范曰凡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曹曰嚴則常整而欿莫敢犯敬則不懈而常有備如周亞夫細柳之軍嚴故也如楚子反鄢陵之敗不敬故也 共武之

服者如此則足以定王國矣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音護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音志文鳥

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户郎反

闕

曰欲行貽果毅也後世乃以元戎為元帥所秉其失亦甚矣 劉曰言玁狁不度其力輕侮天子整居焦穫又侵于鎬漸進于方未已也遂至于涇陽觀其賊鋒可謂孔熾矣安得不飭勵我師以攘斥之乎 曹曰以匪茹之勢敢深入而為寇可以必勝於是始戰則所謂先計而後戰者也 朱曰是以建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

戎車既安如輊竹二反如軒四牡既佶其乙反既佶且閑薄

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朱曰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後漢書馬援跣云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注言為人無所輕重也　鄭曰佶壯健之貌　朱曰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太原府陽曲縣　毛曰文武有文有武也吉甫尹吉甫也　鄭曰此時大將也　毛曰憲法也　孔曰戎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也四牡既壯健矣且復閑習范曰凡兵之動莫善於馬之良故一章曰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三章曰四牡

修廣五章曰四牡既佶既佶且閑 曹曰鼉錯以輕車突騎為中國勝匈奴之長技故此詩尤修其車馬

毛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 呂曰治戎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竟而不窮追也 前漢書嚴尤曰當周宣王時玁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竟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蝱之螫毆之而已

王曰能伐敵而攘之則吉甫之力於是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勝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為法矣 陳曰萬邦可以憲法辨一玁狁是其所優為者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於鴆反御諸

友缹白交反　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毛曰祉福也御進也　范曰諸友王之諸臣也王以羣臣為友東萊曰酒誥曰矧大史友内使友君固以臣為友也蓋其親近者也　毛曰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内　鄭曰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又多受賞賜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故飲之酒　孔曰進諸友與俱飲以盡其歡鄭曰使其諸友恩舊者待之孔曰言休兵飲至也　鄭曰缹鼈

膾鯉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孔曰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鼈非常膳故云加之陳曰於諸友之中維誰在矣獨舉其孝友之賢者曰張仲以顯孝友之臣處內范曰宣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居朝所以輔其德也苟無孝友忠信之臣養君之心則雖征伐有功於外而不善之政將出於內朝廷心腹也戎狄四支也故孝友之臣日納王於善而敦厚之然後戎狄可攘而外患可除矣劉曰移孝而為忠移友而為順忠則無妒賢嫉善之心順則無妬功害能之行

者輔王耳目而廸其心則妨功害能之人至矣妨功害能之人至則若吉甫者身之不閑而何暇議勝敵哉　王曰吉甫為將於外而內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　朱曰言其所與燕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音起宣王南征也

孔曰上言伐此云征便辭爾無義例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於此菑畝方叔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

茀音弗魚服鉤膺鞗音條革

毛曰興也　程曰薄言發語辭　毛曰芑菜也　陸疏曰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鴈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　朱曰此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　曹曰或曰芑生民所謂穈芑爾雅曰芑白苗郭璞注今之白粱粟好穀也　李曰此詩曰新田菑畝則田中所生宜穀也然未有采之者既謂之采則不宜謂之穀姑缺之可也

先曰彼後曰此不遐遺之意也

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　孔曰釋地文菑者災也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是也　曹曰田

一歲曰菑初反草也二歲曰新田未成熟也三歲曰
畬始成熟矣故易曰不菑畬言其不勞力而可以享
成功也

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為將也涖臨也　鄭曰兵
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劉曰其車三千則
為甲士九千步卒
二十一萬六千　蘇曰其車三千以荊蠻強盛不得
不爾也　朱曰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
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
在後凡百人也　計天子六鄉一鄉萬二千五百家
通率上中下地一家有二卒半共有三萬一千二百
五十人萬二千五百人為正卒萬八千七百五十人
為羨卒正使盡起六鄉纔得十八萬七千五百人且
尚不足以方其數故孔氏以為兼起鄉遂公邑之兵
而王氏謂不應盡內事外如此蓋會諸侯之師也愚
謂此皆以文害辭辭害意之過詩人但極其盛而稱

之爾豈必實有此數哉程曰師干猶今云兵甲也劉曰師衆也干楯也言楯則戈矛弧矢在其中試肄習也鄭曰率者率其戎車士卒而行也孔曰方叔自乘其四騏之馬翼翼然甚壯健朱曰翼翼順序貌鄭曰奭赤貌蘇曰路車金路也金路赤飾孔曰瞻彼洛矣韎韐有奭以茅蒐染為奭故知赤貌也孔曰其車以方文竹簟之席為之蔽飾曹曰以竹簟為車前後蔽也毛曰魚服魚皮也鄭曰魚服矢服也鉤膺樊纓也孔曰巾車五路惟金路有鉤以金為之馬頷之飾也在馬膺之飾惟有樊纓故引樊纓以解膺樊馬大帶膺馬鞅方叔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

陣所乘 曹曰樊纓以革為之當膺毛曰鞗轡也革轡首也 程曰采芑于新田菑畝皆地力方盛處 毛曰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 鄭曰士軍士也 黃曰宣王一興而謀臣勇士毛奮鱗集會諸侯之師其車三千有不可勝用者此如采芑者或取於新田或取於菑畝或取於中鄉雖其所不足之地而皆可獲焉 張曰采芑新田言豈徒治田習陣法也呂曰因治田而講武事古之法皆然如六月云我服既成于三十里與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之義同畎澮溝洫之法即行伍營陣也 曹曰芑穀也此後世屯田是也宣王北伐之事大矣然止見於六月之詩其所命者吉甫一人而已至於南征在小雅見於采芑者則命方叔在大雅見於江漢者則命召虎見於常武者則命大師皇父而各言其成功則蠻荊淮夷

之作難非一時其所任非一人蓋其為日久矣意當時必為持久之計屯田積穀不事勞師窮討而坐制其弊如趙充國之於先零者故其詩中不甚序其攻伐之事而但言執訊獲醜意可見也　呂曰涖止則布其行陣故止曰其車三千率止則作而用之故言其車馬之盛服飾之美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祇支反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音衡

蘇曰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尤治　鄭曰交龍為旂

龜蛇為旐董曰旂諸侯所建也旐縣鄙所建也九旗之物太常王所建旞旌象輅木輅所建其
諸臣之旗旂為上旐為下此言上下所建則餘得兼舉矣毛曰軝長轂之軝也朱
而約之孔曰說文云軝長轂朱而約之謂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錯衡文衡也
孔曰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焉孔曰四馬八鸞朱曰鈴在鑣曰
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毛曰瑲瑲聲也曹曰瑲瑲玉聲也馬行安徐故鸞聲和緩
如玉朱曰命服所受命於天子之服劉曰方叔出率則王命加等毛
曰朱芾黃朱芾也孔曰斯干傳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煌煌也瑲
珩聲也蔥蒼也三命蔥珩李曰蔥珩乃蒼玉之珩也曹曰珩佩上之横梁以

倉玉為之　朱曰蔥如蔥之色　孔曰玉藻云三命赤韍蔥珩三命至九命皆蔥珩非謂方叔惟三命也

程曰其行也受服章之尊矣言付之重　劉曰始行之時具命服與其弟佩所以示衆也　劉曰或曰吳起可謂知戰矣親與士卒最下者同其甘苦曰是何足以言知戰也子見夫乞人呼號偃付于康莊之閒其聲可哀也不若是不足以濟其身若乃家丈人者五十可以衣絲七十可以食肉子孫奉之耳父母之仇不共天下兄弟之仇不與同國非虛加之也然後稱子人情視民如子者民報之如父母視民如弟者民事之如兄無仇云耳有則爭先致力焉子弟豈待父兄已均其苦然後為用哉故用民者矯之以身徇之以愛濟之以術尚一時之勝而已矣惡可以久也詩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八鸞瑲瑲道上不失其度下不失其節也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君子之所

依而小人以為已腓安在其毀上下之節哉　曹曰芾與佩皆非軍中之服路以金路則非戎路馬有和鸞則非戎馬所以然者蓋方叔克壯其猶用謀而不尚戰如吳起將戰不帶劒諸葛武侯臨陣不親戎服羊祜輕裘緩帶而威著威名杜預身不跨馬而自能制勝故詩人言其車服之美而已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鞫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徒顛反

孔曰鴥鴥然而集也　陸疏曰隼鷂屬也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　毛曰戾至也　鄭曰爰於

也三稱其車三千者重師也　毛曰鉦以靜之鼓以動之伐擊也　鄭曰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者互言爾　孔曰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周禮之鐃也又云鐲鉦也鐃也則鐲鐃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是鐲亦名鉦也鐲似小鐘鐃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陣獨然此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　樂書曰周官鼓人以金鐲節鼓司馬職公司馬執鐲鼓行鳴鐲詩曰鉦人伐鼓國語曰鼓丁寧春秋傳曰射伏輈而著於丁寧說文曰鐲鉦也韋昭曰丁寧鉦也鄭康成曰鐲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蓋自聲濁言之謂之鐲自其儆人言之謂之丁寧自其正人言之謂之鉦其實一也　董曰周官曰鳴鐃且却聞鉦而止則鉦鐃

二物也但司馬有鐃鐸而不言鉦故前世疑之崔靈恩集注謂鉦人伐鼓則勇於戰也今詩謂陳師鞠旅則未戰矣安得鉦人為擊鼓使進哉就如此則亦亂於軍制矣

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

毛曰鞠告也　鄭曰陳師告旅亦互言之

孔曰顯允明信也

毛曰淵淵鼓聲也　鄭曰謂戰時進士衆也　王曰淵淵深也師衆則鼓遠鼓遠則聲深矣

入曰振旅復長幼也

孔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戎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釋文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後常法也長幼出入前後不同而云禮一者坐作進退如一也

鄭曰戰止

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董曰闐闐衆行聲也程曰此章言雖將之才士之衆且勇進退得宜趨舍有節言隼之急疾亦集於所止曹曰如王師之勇捷無敵而進退作止則惟方叔之命也閒曰言士雖勇而閑於行伍也興兵雖强用之有節而不過也其伐鼓也淵淵平和不暴急其振旅也鼓聲闐闐整緩之狀又曰振旅之行亦以鼓止行則以鉦此詩意者未戰耶方陳師鞠旅以伐鼓而已聞振旅矣故曰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曹曰方陳其師旅告以致討之意衆皆顯然信之而後方叔於此用其智謀焉始伐鼓以進衆既振旅而退師偽遁以致之王者之師雖不尚詐然湯伐夏猶升自陑間道也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音信獲醜戎車嘽嘽吐丹反嘽嘽焞焞吐雷反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毛曰蠢動也孔曰釋詁文也釋訓云不遜也郭璞曰蠢動為惡不遜也　程曰蠢動而無知之義　蠻荆荆州之蠻也王曰經或言蠻或言荆楚春秋之初曰荆而已後乃曰楚　朱曰大邦猶言中國也　毛曰元大也李曰毛氏謂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亦不必如此說但方叔為一時大老耳　曹曰凡謀則貴老決則貴壯此善謀而能決也　鄭曰猶謀也訊言也醜徒衆也　毛曰嘽嘽衆也

焞焞盛也　爾雅曰疾雷為霆郭璞曰雷之急疾者為霹靂　程曰卒章言成功因言其致伐之由蠢爾之蠻乃與大邦為讎方叔克壯其猶朱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故征而執獲戎車之盛如霆如雷　呂曰四章方及南征之事不言戰而執訊獲醜者我武素備震疊奔北未嘗加兵也陳曰南征北伐二事皆是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采芑之辭緩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　朱曰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是以蠻荊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音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扶又反）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程曰先王之政後嗣所當守失則罪也故春秋於復古之事不加美詞此詩但稱其復古也　朱曰周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以采薇以下治外而宣王中興其事亦曰内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無二道也苟

政事之不修而嚚嚚然務以外攘夷狄為功亦見其敝內以事外而適所以為亂亡之資也此詩所賦自修車馬備器械以下其修政事攘夷狄則前乎此矣

東都洛邑也周公營之而成王會諸侯焉　李曰成王有岐陽之蒐亦如宣王之會諸侯而與之田獵也

東萊大事記曰周敬王二十八年考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河南即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誥所謂我乃卜澗水東

瀍水西惟洛食者是也洛陽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誥所謂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是也孔子序洛誥曰周公往營成周則成周乃東都之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王城非天子時會則虛之下都則保釐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周人朝夕受事習見既久遂指以為成周矣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桓

公焉稽古録謂桓公爲東周桓公非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王國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何以稱河南爲西周自洛陽下都而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爲東周自河南王城而視下都則在東也君陳畢公尸殷民蓋在下都之地書皆謂之東郊則下都在王城之東明矣世本曰西周桓公居河南東周惠公居洛陽　黄曰武帝竆兵於四夷既服之時

蕭俛段文昌銷兵於兩河甫定之初其失均也武帝敝內以事外不治中國而治夷狄不知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之説也蕭俛之徒知幸安而不知遠慮不知修車馬備器械因田獵而選車徒之説也宣王之於夷狄彼未服不忘其在我者之自備何宣王之能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反駕言徂東

毛曰攻堅也程曰攻謂堅治董曰考工記五工皆言攻則攻者治也治而成其良故曰攻

同齊也宗廟齊毫尚純也孔曰齊其毫毛尚純色戎事齊力孔曰

齊其馬力尚强也田獵齊足孔曰齊其馬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董曰按字書訓釋說文並以龐為高屋蓋馬之高大也東洛邑也呂曰言備車馬以如東都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孔曰田車田獵之車曹曰上言適東都時車馬此選田獵時車馬也周官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設驅逆之車田車即田路即木路王所自乘而虞人則有驅禽逆禽之車好善也

阜盛大也程曰阜謂肥壯也毛曰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為防孔曰大芟殺野草以為防限作田獵之場殺圍之處曹曰古者田獵用車草多則車不可行故先

芟除其草萊周禮若大田獵則山虞萊山田之野澤虞萊澤野是也或舍其中孔曰未田之前誓士戒衆在其閒止舍也其防之廣狹無文褐纏旃以為門孔曰其防設周衛而立門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為門之兩旁其門蓋南開並為二門用四旃四褐也裘纏質以為槸孔曰以裘纏椹質以為門中之闑闑車軌之裏兩邊約車輪者也閒容握孔曰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閒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為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驅而入孔曰馳走而入門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馬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言前期虞人萊所田之野為三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各帥其民而致質明乃陳徒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注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此言驅而入不同者此據質明時初入和門既入同在

後表之中將以教戰也禮畢當從是以出田故叙和出左右與此終始各舉其一擊則不得入孔曰其軸頭擊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所以罰不工也左者之左右者之右孔曰以天子六軍分為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不得越離部伍以此故有二門也然後焚而射焉孔曰教戰既畢士卒出和門乃分地為後焚此防草而射之焚所芟之草　王制云火田放火田獵者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孔曰舉綏為表因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孔曰戰場有頃數戰者不出其頃界田不出防孔曰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孔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孔曰

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以就而田獵焉曹曰草盛處禽必多曹曰是詩於狩言選車於苗言選徒惟舉田獵之名爾

之子于苗選徒嚻嚻五刀反建旐設旄搏音博獸于敖

毛曰之子有司也朱曰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之曹曰從王于苗者夏獵曰苗孔曰此時宣王為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狩者是獵之總名劉曰大司馬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張曰蒐苗獮狩使習軍行草木間事教茇舍亦然嚻嚻聲也維數車徒者為有聲也朱曰選數也嚻嚻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嚻嚻則平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

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　孔曰建立旄於車而設牛尾於旄之首　曹曰大司馬教治兵之法自王載大常以至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馬旄者郊野所載而九旗皆注旄於竿首田獵當在郊野之間旄與旄列尊卑皆該矣　曹曰徒手曰搏言其選徒之勇也　鄭曰敖鄭地今近滎陽　東萊曰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士季設七覆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所謂東甫草即此地也　曹曰敖敖倉也有虎牢之險猛鷙所廬也　孔曰此章言選車徒備器械搏獸于敖謂當往搏取禽獸于敖地未實行也　東萊曰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因田獵以選車徒而

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為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朱曰奕奕連絡布散之貌　毛曰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鄭曰金舄黄朱色也　孔曰加金為飾故謂之金舄天官屨人注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達屨者白舄黑舄猶有在其上者為尊未達其赤舄所尊者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舄也而曰屨屨舄通名　王曰諸侯入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泄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故此會同有繹則赤芾也

見曰會殷見曰同　朱曰繹陳列聯屬之貌毛曰繹陳也王曰繹者言其屬連而不絕若繹絲然也

決拾既佽音次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子智反

毛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孔曰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周人繕人注云決天子用象骨拾韝扞也著左臂裹以韋為之　劉曰決謂護大指以鉤弦者也拾謂護左臂以利弦者也

鄭曰佽謂以手指相次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　孔曰此章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以下也曹曰自會同之諸侯以至從王之卿大夫皆在其中矣　夫者男子

之總名　毛曰柴積也鄭曰謂積禽也　孔曰決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次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　程曰同謂同力如此故獲多王曰同所謂手仇也　朱曰使諸侯之人助舉之言獲多也曹曰有餘力者又助我舉積禽言不爭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於綺反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孔曰四黃之馬　程曰不猗不偏倚也王曰猗不正也　朱曰馳馳驅之法也劉曰謂應五御之法　鄭曰射者之弓矢發則中如椎直追反破物也　王曰向曰四牡則既言力之強

今曰四黃則又言色之純也兩驂不猗言御之能正其馬也曹曰駕馬以兩服為主兩驂所以助服馬耳今兩驂猶且皆不偏猗則御之正可知不失其馳言車行節而法也舍矢如破言矢行巧而力也

孟子曰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蘇曰不善射者為之詭遇則獲不然則不能中使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然後為善射也

蕭蕭馬鳴悠悠斾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朱曰徒步卒也孔曰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蓄營

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　孔曰大庖君之庖　毛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讙譁也　孔曰言軍旅齊肅惟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有讙譁者　李曰東坡詩曰令嚴鉦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效此也　朱曰蕭蕭悠悠皆閒暇之貌　曹曰獵罷而歸車徒衆矣猶無諠譁之聲終始靜治也　張曰三十二里満夫之地亦軍行之法故曰居谷満谷居山満山每步百步一人故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遇敵則當之若聚而攻之守之一車止則七十五人聚二車以上依此　董曰徒御不驚則號令有素矣　王曰武久不講士氣惰怯則有事而易驚故於是言徒御不驚

朱曰大庖不盈言擇取而用之有度不極欲也　張曰大庖

不盈者其饌雖多而無餘蓋由均及於衆而有法爾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

毛曰一曰乾豆孔曰謂第一上殺者乾足以為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客孔曰謂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孔曰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故自左膘釋文曰音悪謂肩前也為上殺釋文曰何休注公羊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腢中心死疾鮮潔也射右耳本次之孔曰箋云射當為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為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射左髀釋文曰髀方爾反謂股外達于右髃餘繞反為下殺孔曰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髃為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凡射獸皆遂後從左廂而射之面傷不獻踐毛不獻孔曰面傷謂當面射之踐毛謂在旁而逆射之不獻者嫌誅降

之不成禽不獻孔曰惡其害幼小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孔曰每禽三十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孔曰以大獸公之非復已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鶩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　朱曰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

之子于征有聞音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鄭曰允信展誠也　孔曰君子宣王也　程曰有聞無聲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鄭曰晉人代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

穀七里穀人不知所謂有聞無聲　曹曰夫有聲則有聞今無聲而有聞是我軍無所擾而名譽自歸之也

言至肅也　朱曰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

此章序其事既畢而深美之也　曹曰之子如此則宣王之政事可知信所謂君國子民之道誠可謂治之大成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程曰宣王將田而卜吉日見其慎微詩人因美之更稱其接下得羣臣之自盡詩中所陳是也　朱曰得禽獸則為醴

酒以御賓客而不專享足以見其接下矣從田之人悉左右以燕天子足以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矣宣王慎微接下得人自盡有大於此者此特美其田而序因詩文以發之耳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鄭曰戊剛日也　劉曰田之前二日也　朱曰以下章推之是日也

其戊辰歟　毛曰伯馬祖也　孔曰釋文云既伯既禱馬祭也故知馬祖注云馬祖天駟釋文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　孔曰孔阜甚盛大也大阜

大陵阜　曹曰大陵羣醜所聚　鄭曰醜衆也從禽獸之羣衆也

毛曰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　孔曰車牢馬健可以歷險從禽　朱曰蓋曰可以田矣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音憂鹿麌麌愚甫反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朱曰庚午亦剛日也　毛曰外事以剛日差擇也　鄭曰同猶聚也　毛曰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　董曰廣訓云麌衆也　蘇曰漆沮在渭北所謂洛水也　李曰禹貢所謂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即此漆沮是也故孔氏正義以謂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與

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此漆沮正周禮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雍州之地非河南之洛也　朱曰漆沮二水名在西都畿内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鄜坊至同州入河也　段曰漆沮有二皆出雍州皆東入于渭特有上流下流之別詩所謂漆沮者入於渭之上流者也書所謂漆沮既從又東過漆沮者入於渭之下流者也蓋詩之自土沮漆言於岐周之間而書之漆沮言於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之下按張旭志云漆沮出扶風縣鈇駟十三州志云漆沮出漆縣西北至岐山東入渭沮水不知所在此則詩之所謂自土沮漆者也河者至岐周而東入于渭則在灃水之上為渭之上流也又按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鄭渠在太皇陵南原至白渠與澤泉合俗謂之漆水東流注洛此則書之所謂漆沮也何者二水之注洛乃雍州所謂其浸渭洛之洛非河南之洛也所謂漆沮二水者亦曰洛水也漆沮

皆出於雍州洛汭而禹貢導渭謂之東過漆沮則漆沮既合在洛水而又入於渭也但渭水先入於澧又至於涇而後過漆沮則漆沮之水在澧水涇水之東為渭之下流也今吉日言田獵而有漆沮之文乃繼於東都會田獵之後則宜為下流之漆沮也蓋下流漆沮遠歷鄜防而鄜防比之東都為地近也　程曰戊日祭禱庚午于田　曹曰既伯既禱而又差擇之則其謹微也無所不至矣　毛曰漆沮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　孔曰以驅逆之車驅之於漆沮之旁從彼以至天子之所　李曰與騶職所謂奉時辰牡同意　朱曰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田獵之所也　程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

右以燕天子皆羣下盡力奉上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表嬌反俟俟音士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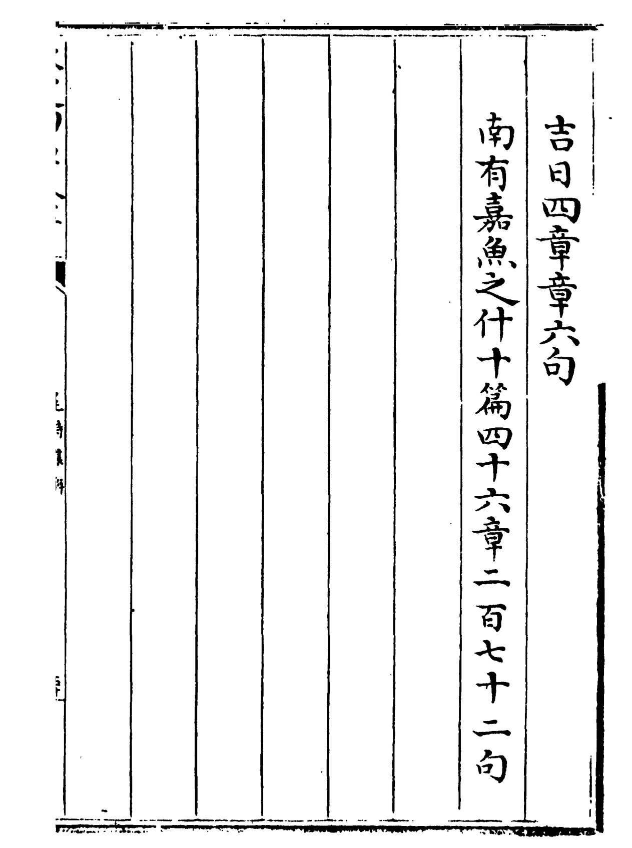
毛曰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　蘇曰燕樂也　孔曰視彼中原之野其諸禽獸大而甚有有趨者有行者或三三為羣或二二為友

朱曰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左右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

既張我弓既挾（子洽反）我矢發彼小豝（音巴）殪（於計反）此大兕（徐履反）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鄭曰豕牝曰豝　毛曰殪一發而死也　朱曰兕野牛也青色重千斤御進也　毛曰饗醴天子之飲酒也（孔曰醴不可專飲天子之於羣臣不徒設醴左傳天子饗諸侯每曰饗醴命之宥舉醴言之也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云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　李曰既逐獸矣於是張弓挾矢而射之　毛曰發彼小豝殪此大兕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孔曰小者易斃而難中故小豝言發謂發則中之也大兕言殪者謂射著即斃也）

鄭曰以所獲為俎實酌而飲羣臣也　程曰以御賓客且以酌醴道宣王接下之誠意也曹曰以御賓客燕也燕則有折俎酌醴饗餐也饗餐則有體薦莊十八年左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預曰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也燕則命以幣物宥之助懽敬也　東萊吕氏曰皆以蒐狩為言何也蓋蒐狩之禮所以見王賦之復焉所以見軍實之盛焉所以見師律之嚴焉所以見上下之情焉所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觀諸此足矣


吉日四章章六句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

毛詩集解卷十七

毛詩集解卷十八

宋 段昌武 撰

鴻鴈之什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力報反)來(力代反)還安定集之至于矜(古頑反)寡無不得其所焉

王曰宣王之民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

鴻鴈于飛肅肅(所六反)其羽之子于征劬(其俱反)勞于野爰及矜(棘冰反)人哀此鰥寡

毛曰興也大曰鴻小曰鴈(孔曰鴻鴈俱是水鳥其形鴻大而鴈小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肅肅羽聲也 歐陽曰之子使臣也 朱曰征行也 毛曰劬勞病苦也 蘇曰矜人人之可憐者也 毛曰老而無妻曰鰥偏喪曰寡(孔曰偏喪之寡) 蘇曰厲王之後人民離散譬如鴻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徒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 劉曰宣王憂勤

于上則使者劬勞于野不敢遑寧焉爰及可矜之人

鰥寡孤獨皆得其養以天子哀困窮為急務也　東

萊曰還定安集之政必不遺窮民然後為至故曰爰

及矜人哀此鰥寡爰及者不遺之辭也孔氏謂既安

集萬民然後及之則誤矣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

者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音袁百堵丁古反皆作雖則

劬勞其究九又反安宅

毛曰中澤澤中也　孔曰垣牆也　毛曰一丈為版五版為堵（鄭曰春秋傳曰五版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也）　朱曰究終也　鄭曰鴻鴈之性安居澤中（曹曰鴻鴈之趾連蹄不能握木故易以鴻漸于木為失所不安之象書以彭蠡既豬陽鳥攸居為得其所也）　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　蘇曰使者所至招來流民使反其都邑築其牆垣而安處之（鄭曰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　鄭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孔曰欲使不憚勞也）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五刀反 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毛曰宣示也 范曰憂民之未得安集故曰哀鳴嗸嗸我所以勤而勞來之也 曹曰說文引此詩曰哀鳴嗸嗸衆口愁也則嗸嗸者喻民哀訴之聲也民初得其所歸有所赴訴矣於是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則嗸嗸然赴訴於使者惟使者能周知民之疾苦故於是稱之曰維此哲人謂我劬勞哲人指使者言之若彼愚人不知我劬勞如此謂旣爲汝築室俾獲安居矣而猶號寒啼飢邀求無已是上愛恤之太過致民敢宣暢其驕恣之心也 朱曰之子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知者聞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

宣驕也韓詩云勞者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為驕也

王曰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者以我于征于垣為劬勞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驕者以我矜憐撫奄為宣驕也

又曰民皆離散而不安其居必矜之甚深哀之甚切不爾則無告之民不足以自存矣哲者所懷有同於我是以知吾之劬勞愚者謂我宣驕而姑息於民而已　蘇曰興廢補敗不能自靖不知者以為宣驕耳　東萊曰此非以不知為愠蓋深歎此心知之者鮮也當時君臣其於民惻怛深厚如此斯其所以中興歟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力召反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金反之

董曰傳曰百官官箴王闕曹曰箴者治疾自微而達之也此詩其司烜之屬所為乎　程曰天下之事貴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欲而已靡不勤於始而怠於終故其進銳者其退必速宣王之於始不守法以治晝其力以勤於事固可知其不能於終也此所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陳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然後能有常而不變　黄曰使人愛君之深而欲全君於

無過之地故因美而箴之　孔曰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為哀失之漸置斯干無羊於末見終善以隱之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七羊反

孔曰其語聲　胡曰說文云央中央也廣雅云央極中也秦風云宛在水中央央亦中也二章云未艾三章云鄉晨是從未央而至未盡從未盡而至鄉明也　孔曰毛傳言央旦者旦是夜屈之限言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為旦王肅曰央旦未旦夜半是也

毛曰庭燎大燭也孔曰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爲明司烜云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釋文曰在地曰燎執之曰燭王曰設庭燎者謂將朝也光者燎盛也曹曰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蓋辨色則羣臣入應門日出而後君乃視朝則門庭之內無事於設燎矣晣晣則其衰也煇則其光散矣　毛曰君子諸侯也將將鸞鑣聲也　蘇曰宣王將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矣則對曰夜未央庭燎

光朱曰夜雖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東萊曰宣王將朝而屢問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凝止躍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曹曰始焉中夜而起繼而夜將盡乃起終焉將明而起魏鄭公所謂漸不克終之意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之世反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呼會反

王曰未艾者未及盡也李曰左傳秦后子曰一世無道國未艾也注曰盡也則艾為盡意朱曰晣晣小明也噦噦近而聞其徐行有節

之聲也

夜如何其夜鄉許亮反晨庭燎有煇音暉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朱曰鄉晨近曉也有煇天明而光散也又曰煇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光相雜也　鄭曰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别色始入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綿善反水規宣王也

鄭曰規者正圓之器也春秋傳曰近臣盡規　孔曰物有不圓匝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是匡諫之名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惟必反彼飛隼息尹反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毛曰興也　孔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　鄭曰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隼鷂屬急疾之鳥　鄭曰載則也兄弟邦人諸友同姓異姓之諸侯　孔曰

水之趨海猶諸侯之朝天子　歐陽曰鴥彼飛隼載飛載止者言諸侯之來者如隼之或飛或止其或來或不來不可常　東萊曰諸侯之於天子如沔水之朝宗其常理也所以如飛隼載飛載止去來不常者其必有所以矣曹曰宣王自廢魯武公長子括而立其弟懿公戲國人不從乃殺戲而立括宣王於是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此不親睦王室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固皆願安寧莫肯念亂況誰無父母豈不顧惜乎然則其未服者蓋必有甚不得已也此深規宣王使之自反

也　段曰懲羹者得虀而吹畏暑者見月而喘厲王之禍極矣故當時見諸侯有去來不常之形而憂念廢亂之意已迫嗟我兄弟邦人諸友歎當時之不思救亂縱不為疎遠計誰獨無父母乎奈何獨使我之憂也故此章曰莫肯念亂而下章曰念彼不蹟他人不念而已則念也兩章之後四句皆言意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反　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鄭曰湯湯波流盛貌　毛曰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

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載飛載揚言無所定止

也　孔曰念彼不循道之諸侯　李曰載起載行言

其起居之不忘也不可弭忘言心之憂而不可忘也

此皆作詩者憂之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

言其興

鄭曰率循也訛偽也　毛曰懲止也　鄭曰隼飛循

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順法度者　李曰當時諸侯有朝有不朝者如第二章念彼不蹟則是不朝也如此言鴥彼飛隼率彼中陵則是朝王也　范曰凡為此詩者以譏言其興也　東萊曰前章言諸侯之不服者可憂如是則其服從者保持之尤不可不力也當諸侯向背未定之際有恪守侯度如中陵之隼者夫豈易得民之訛言乃欲誣汙之寧可不深懲痛治以保持之乎若不懲之則諸侯皆不自堅各相語

曰我友其敬戒矣讒言其將興矣雖爲諸侯相語之
辭實則規宣王當屛絶讒慝使忠順者安意肆志而
無所懼也讒人在朝乃諸侯疑畏之本故於卒章明
言之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
董曰此詩其師傅所作歟
鶴鳴于九皐聲聞音問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

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擇音托它山之石可以為錯七落反

朱曰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黑 陸疏曰鶴其鳴高亮聞八九里 鄭曰皐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 范曰檀木之堅者是美木也 呂曰落葉穢雜毛曰落擇也 釋文曰錯𥗋石也 李曰鶴鳴二章殊無一句序也意其詩最為難曉 毛曰誨宣王求賢之未仕者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也鄭曰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良魚在淵小

魚在渚鄭曰喻賢者亂世則隱治平則出何樂於彼園之觀乎蘀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蘀鄭曰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王曰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與此意同　陳曰鶴鳴以比人君之聲聞魚以比賢魚以時升降賢以道去就聲聞善則賢者至如魚之在渚也惡則賢者去如魚之在淵也魚潛而在淵則賢者去而之丘園矣可樂者有檀之美木也使其無檀其下有蘀有穀不足美也君子猶以為樂者甚言賢者之無不善也它山之石詩人自謂也石賤而可以錯利器猶言狂夫之言明主擇馬此所以論宣王也　曹曰宣王欲求賢者豈可以不修身乎在身者纖芥不善不可為而在人者不當求備猶彼

園之所可樂以有植檀也然其下亦有蘀與穀不以蘀穀而棄檀也它山之石猶可以錯利刄攻堅玉況賢者乎

東萊曰此詩既不見所指諸家互有所長毛在衆說之先恐其傳有自　朱曰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辭也蓋鶴鳴于九臯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蘀言愛當知其惡也它山之石而可以為錯言憎當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毛曰穀惡木也陸疏云荆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攻錯也　程曰玉之温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粗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爲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横逆侵加然後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父刺宣王也

范曰讀詩至於庭燎未嘗不歎古之君子愛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其美而箴之箴之而不可則規之規之規之不可故鶴鳴誨之誨之不可然後祈父刺之然則刺其君者豈詩人之心哉盖不得已也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故其先後淺深之序如此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毛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　鄭曰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　孔曰司馬掌封畿兵甲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　朱曰案左傳襄十六年穆叔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其字用酒誥若疇圻父之圻則知鄭說有據也　鄭曰予我也　孔曰鳥用爪獸用牙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也　鄭曰轉移也　毛曰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　孔曰常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此詩所刺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　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畒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曹曰宣王料民於大原人不足用司馬乃驅

此徒使從千畝之戰事非素習遂敗績于姜氏之戎

乃王之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 鄭曰此責司馬之辭也我

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也六軍之士出自六

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 董曰案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

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曰掌執

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 張曰禁衛天子之

爪牙而使之遠戍是詩所謂轉予於恤也古人容易

出一句便不可及詩人造理深其辭儘難學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底之履反

王曰爪士爪牙之士也　毛曰底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毛曰亶誠也　劉曰尸主也　毛曰熟食曰饔　王

曰勞役無有休息不得奉養而母反尸劬勞之事也

東萊曰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兩章既

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矣末章復曰祈父亶不聰

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有親老而無他兄弟其當

免征役在古必有成法故責其不聰其意謂此法人

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越勾踐伐吳大狥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兄弟者以告勾踐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勾踐尚能辨此況周之盛時乎其有定制必矣太子晉諫靈王之辭曰厲始草典十四王矣又曰自我先王

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辭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陟立反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遥

釋文曰皎皎潔白也馬五尺以上爲駒　孔曰苗宜

云圃而云場者以場圃同地對則異名散則通 毛曰縶絆維繫也 孔曰在後曰絆謂絆其足維謂繫靮也 鄭曰永久也 朱曰伊人指賢者也 鄭曰逍遥遊息也 毛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 鄭曰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久今朝爱之欲留之 張曰白駒乘白駒之賢也不欲斥言車上之人故言車馬言白者又以表潔白之意詩人欲得賢者來上其家故言白駒食其苗藿庶幾繫之維之 朱曰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繫維之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 呂曰賢者將去而不留我猶願繫維之

以永今朝今夕而已東萊曰知其不可久留庶幾得一日之歡以盡我心也逍遥者徘徊少留之貌蘇曰逍遥不事事也雖逍遥猶愈於去耳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各反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毛曰藿猶苗也夕猶朝也　呂曰嘉客者暫客於斯亦將去也蘇曰客亦非執事者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彼義反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程曰賁然光彩　孔曰二思皆助語　呂曰詩人好賢之至故賢者賁然來思而在位者慾慾而不切也雖斯人也亦不能留賢故勉之使適去也言爾公爾侯者不敢斥君也陳曰於是責在位之人曰爾公爾侯但逸豫宴安無期度也　朱曰慎勿過也勉毋決也適思猶言去意也言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為公以爾為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横來大者王小者侯也豈可以過於優游決於適思而終不我顧哉盖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

足糜留之苦而不恤其志之不得遂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楚俱反

爾音而有遐心

程曰此章言其遠適而思之之意賢者遠適空谷處困窮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賢者既遠適矣國之好賢者猶望其相聞而不見絶也曰毋自貴重其音聲孔曰毋得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而有遠棄我之心我朱曰歎其乘白駒入空谷束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

如玉也蓋邈乎其不可覩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絶也王曰前章云勉爾遁思此章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雖勉其遁而又庶幾其來反也

東萊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遥於焉嘉客斯人也何人也蓋廊廟之人也所謂伊人乃於此而逍遥乎乃於此而為嘉客乎既幸其來以為榮復深歎其所處非其地也其言雖含蓄而未發其辭氣則慘然而不樂矣至三章明言之矣賢者賁然來我之舍去朝適野時事蓋可知矣爾公爾侯猶逸豫無期而不知懼乎於是乎與賢者決別慎爾優游

言善自保護無以優游自逸而失衛生之節也勉爾

遁思者言勉哉行矣自重也皆决别之辭也仰而慨

然責公卿俯而眷然别賢者其情意至今可識也四

章疑其遂忘世也故勉之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此雖祝其音問無絶亦以君臣之義微諷之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黄鳥刺宣王也

朱曰自祈父至我行其野四詩之序皆不言所刺而

祈父白駒詩辭明白故無容異說獨此與下篇詩辭不明說者不一今以文義求之或者民不安其居適異國而不見収恤之詩也歟

黄鳥黄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孔曰無集于穀無集於我之穀木也　毛曰不我肯穀穀善也　孔曰旋迴也　鄭曰復反也　東萊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

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　朱曰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呼黄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榖啄我之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無以侵迫為也　范曰民之去其土離其親者不得已也人不相恤是以懷其邦族而復之也　曹曰易曰傷於外者必反於家迫窮禍患惟天屬之至親乃肯相收

黄鳥黄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

旋言歸復我諸兄

爾雅曰虋亡昆反赤苗芑白苗郭璞曰赤苗今之赤粱粟白苗今之白粱粟也　東萊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

黄鳥黄鳥無集于栩况禹反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毛曰栩杼食汝反孔曰今柞櫟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王曰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昏姻而不見収恤之時也先王之詩曰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又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其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

姓也故教以婣為其有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賙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我行其野蔽芾方未反其樗敕書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族

范曰蔽芾盛也 毛曰樗惡木也李曰樗者不才之木也莊子曰吾有

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爾雅曰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為昏姻又曰婦之黨為昏壻之黨為姻　毛曰畜養也

王曰樗惡木尚可芘而息今以昏姻之故言就爾居而爾不我畜則樗之不如也　孔曰爾既不我畜養則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之辭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勑六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斯復

鄭曰蓫牛蘈徒雷反也陸疏云今人謂之牛蹄菜　王曰蓫惡菜也尚

可采以治疾今以昏姻之故言就爾宿而爾不我畜則遂之不如也言就爾宿則託宿而已非就之居也言歸斯復則以不見畜而去也段曰首章言居欲爲久居計也次章言宿則暫寓矣人情於其相待之薄者則望之也愈輕於其相待之厚者則望之之意日進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音福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音支以異

毛曰葍惡菜也鄭曰葍當也　陸疏曰葍一名䕬幽州人謂之燕當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啖之饑荒之歲可烝以禦飢

蘇曰特匹也成依論語當作誠

王曰葍野菜之惡者也然尚可采以禦飢昏姻之相與固為其窮則相収困則相恤也今不思舊姻而求爾新特則又葍之不如也段曰夫昏姻相與舊則加親人情所同也 朱曰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祗以其新而異故爾此見詩人責人忠厚之意曹曰豈足以成富實之道適以自異於人而已不近人情所以為異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

鄭曰考成也　孔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曰路寢生人之所居不釁不神之也考者設盛飲食以落之　歐陽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如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曰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若知斯干為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簡易而通明矣　東萊曰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於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於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而掩

之乎故後取此二篇以終之也宣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其大體則宣王固一世之賢君也　黃曰鴻鴈之詩宣王所以勞來天下之民者無所不至然後可以樂吾樂而無愧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聖人所取歟

秩秩直乙反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呼報反矣無相猶矣

毛曰秩秩流行也　曹曰常也澗水常安流而不溢　孔曰斯此也漸卦

鄭注云干謂大水之旁　毛曰幽幽深遠也　劉曰南山鎬京之陽終南之山也　孔曰如竹之叢生根本之衆董曰苞叢生而固也　鄭曰式用也　歐陽曰猶圖也謀也　董曰宣王作室後臨水前對山其盤基之厚如竹之苞其締蔭之廣如松之茂朱曰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所謂聚國族於斯也　李曰兄弟之居此室各相和好輯睦無有相圖曹曰室固盛美矣然宗族不和不可以一朝居也　朱曰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思

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己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息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己而已愚按此於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或曰猶當作尤　呂曰猶者放傚之辭欲相放傚以相責望則兄弟不能相好矣

曹曰首章總叙頌禱之大意也　呂曰保吾兄弟於斯繼吾祖妣於斯安吾身於斯傳吾子孫於斯故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又曰似續妣祖又曰君子攸芋攸躋攸寧又曰乃占我夢男子之祥女子之祥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毛曰似嗣也　曾曰似續妣祖以生民閟宮之詩考之豈謂姜嫄后稷歟　孔曰大司樂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姜嫄生稷以

配天為周之王業特立廟用樂別祭西南其戶西鄉戶南鄉戶也孔曰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孫毓云猶南東其畝曹曰舉西南則東北亦當然矣鄭曰爰於也蘇曰厲王之亂而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妣先祖者故築其宮室王曰築室百堵者言廣多也又曰居宮室則欲民有棟宇招集流民百堵皆作而後此曰築室百堵宣王所謂與民同其憂樂也於是居處於是笑語焉

約之閣閣音各椓之橐橐音託風雨攸除直慮反鳥鼠攸去君子攸芋香于反

毛曰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曹曰作垣者將築之時以繩縮板孔曰繩在板工歷歷然約謂繩約板直則牆端正也蘇曰閣閣上下相乘也曹曰積累而上如閣也孔曰椓如椓杙之椓正謂以杵築之也蘇曰橐橐杵聲也曹曰築土者欲其堅聚如橐之盛周密而不泄故曰橐橐朱曰除亦去也毛曰芋大也孔曰作羣寢之時縮板築至羣寢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曹曰風雨不能淩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曹曰鳥鼠不能穿穴王曰言上下四旁皆牢密也李曰其作室也將以除風雨而去鳥鼠則不失之侈矣蘇

曰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為尊且大也曹曰君子雍容於其間心廣體胖是以大也所謂居移氣也　曹曰此章叙其牆垣之美

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音輝斯飛君子攸躋子西反

孔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　歐陽曰翼敬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廉隅繩直如矢行也革變也

呂曰書云鳥獸希革　鄭曰伊雒而南雉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　毛曰躋升也　朱曰言其大勢

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廉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　歐陽曰宜君子升而居之也王曰君子攸躋則又樂其高也　曹曰此章叙其堂之美如此

殖殖市力反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其正噦噦其冥莫形反

君子攸寧

毛曰殖殖平正也王曰殖殖其庭言庭地之實也　孔曰庭宮寢之前

庭也 朱曰覺高大而直也 毛曰覺言高大也 鄭曰覺直也 孔曰

楹柱也 鄭曰噲噲猶快快也 呂曰正謂正寢

朱曰正向明之處也 蘇曰噦噦深廣之貌 呂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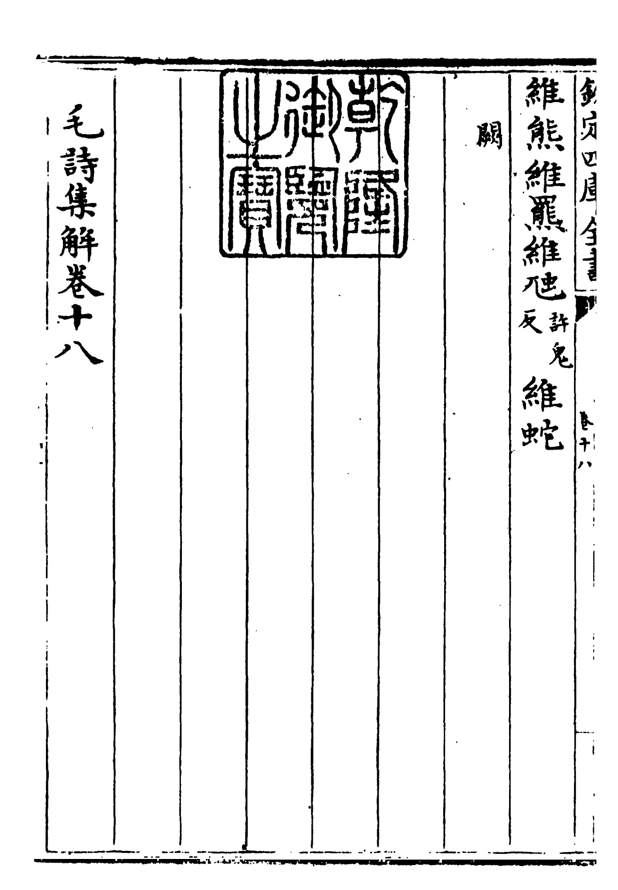
冥謂室之奥窔烏叫反也 王曰噲噲其正則知噦噦其冥是偏也噦噦其冥則知噲噲其正是明也 鄭曰正晝也冥夜也 李曰坡詩云晝窓明快夜堂深盖本此 歐陽曰宜

君子居之而安寧也 董曰噲噲其正所謂陽室者也噦噦其冥所謂陰室者也古者放陰陽以為宮室故其正為陽冥為陰夫負陰抱陽以安其神所以寧也 曹曰人之精神氣血常與陰陽流通故其居處也晦明適中乃無并毗之患晦淫感疾明淫心疾皆不得其中者也今也明晦各得其

中內外惬適然後居之而安焉

曹曰此章叙其室之美也　東萊曰一章總述其宮室之面勢而願其親睦二章三章述其作室之意與營築之狀至於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則宮室成矣故四章言望其外則雄壯軒翥如此五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廣如此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既處也六章已下皆頌禱之辭

下莞音官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



維熊維羆維虺許鬼反維蛇

闕

毛詩集解卷十八